

# 歷代紫閣詩與終南山紫閣寺的發展\*

黃運喜\*\*

提要：

紫閣寺位於終南山中，可能建立於唐代初期，至清同治元年至六年間(1862—1867)因陝西回變遭回民焚燬。民國三十一年日軍在南京中華門外為建「稻禾神社」挖掘大報恩寺遺址，發現玄奘三藏法師頭骨舍利，經考證得知此頭骨舍利為南京長干寺(原大報恩寺)僧可政得之終南山紫閣寺，紫閣寺之名因此為世人所知。

由於紫閣寺位居終南山紫閣山，山勢高峻挺拔、風景秀麗，先有北周時的法藏在此修行，後有唐代時的許多高僧如道宣、楚金、飛錫、慧昭等前往靜修，同時也吸引許多詩人如李白、杜甫、韋應物、白居易、張籍、姚合、顧非熊、張蠊等詩人歌詠讚嘆。唯至宋代開始，歷代僧傳部分較少出現紫閣寺院之名，但有許多文人如李駒、程顥、章惇、康海、王九皋、熊子修、韓期維、王九峰、薛昌朝、王心敬、長松居士、蘭谷等數十人留下詩句，本文從歷代紫閣詩的入手，配合其他史料記載，鉤勒出紫閣寺的發展狀況，也為一代高僧玄奘三藏法師相關聖蹟留下一些泥爪。

---

\*本文原發表於「第一屆佛學與文學學術研討會」，玄奘大學，2003年4月舉辦，現已作修改。

\*\* 玄奘大學宗教系副教授

## 壹、前言

玄奘三藏法師（600？—664）是我國佛教史上無出其右的高僧，他的一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從出生、出家、受具足戒、及到各地遊方參學，其行跡包括家鄉河南緱氏（今偃師縣）、洛陽、長安、成都、荊州、揚州、吳會、趙州、相州等地。第二個階段為冒險西行求法，歷經約十七年（首度出關年代未定論），往返五萬里，途經一百一十國，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第三個階段為：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回國後至高宗麟德元年（664）圓寂為止。這段期間除有多次陪從太宗到各地巡幸，及回家鄉探訪外，大部分時間均用在譯經事業，在其最後十九年的歲月中，共譯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的經典，譯作量多質精，可謂無出其右者。

當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玄奘三藏圓寂玉華寺的消息傳出，高宗及文武百官、僧俗人等無不傷心哀悼，高宗為之罷朝數日，並敕「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至墓所」至遺柩還京，「安置慈恩寺翻經堂內，京城道俗奔負哭泣者每日數千人。」四月十四日，遵照玄奘三藏遺囑，安葬於白鹿原，五百里內送葬者不計其數。<sup>1</sup>

高宗總章二年（669），高宗因思念玄奘三藏法師，每次在宮廷登樓即見玄奘墓塔，為避免睹物思情，遂下敕徙葬玄奘於樊川北原。肅宗在位時（756—762）曾遊樊川北原玄奘墓塔，題塔額為「興教」二字，後於塔所建寺院命名為興教寺。至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之亂時，興教寺被毀，玄奘三藏遺骸被寺僧攜至終南山紫閣寺安葬，開啟日後其靈骨舍利被帶到南京與二次大戰期間被日軍挖掘，再輾轉供奉與各地廣大民眾結緣的契機。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創辦人了中法師在數年前曾表示，玄奘靈骨播遷的每一歷程，均有學者為之考證，唯有終南山紫閣寺這段歷史仍未有人研究。筆者聽到此言，即立下親赴大陸尋訪玄奘三藏法師相關聖蹟的願望，很幸運的，在民國九十一年時通過國科會研究計畫專案：「玄奘學資料庫暨研究中心」，其中有一筆到大陸蒐集資料的補助款，筆者就是利用這筆經費前往大陸西安，並親赴終南山做實地勘察。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筆者與陝西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王亞榮所長，由西安市戶縣圖書館劉高明館長陪同帶路，前往終南山紫閣峪被認為可能是紫閣寺遺址的地方做實地勘察，由於該遺址一直被一些學者懷疑就是與玄奘聖蹟有關的紫閣寺遺址，所以此行被西安當局寄予相當的厚望，期望能藉由海峽兩岸的學者專家背書，能肯定該遺址就是紫閣寺與玄奘聖蹟有關的遺址，及現玄奘除頭頂之外的遺骸仍舊保存在該遺址旁的敬德塔地宮內。不過，經過一天來去匆匆的勘察，取回戶縣當局提供的調查報告，在大陸對外的公開談話中，筆者並未背書肯定該遺址與玄奘大師的直接關係，僅以發現「疑似玄奘舍利塔墓」回應。讓人始

<sup>1</sup> 以上史事參見慧立本、彥棕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藏第五十冊。

料未及的是，經王亞榮所長以電子郵件告知，在次(2003)年四月初，西安「華商日報」刊登筆者及王所長在勘察該遺址後，即公開肯定該遺址就是與玄奘聖蹟有關的紫閣寺遺址，且玄奘舍利仍保存在敬德塔地宮內的報導。<sup>2</sup>

事實上，自西安回來後，筆者就不斷的蒐集閱讀與紫閣寺相關的資料，在歷代詩集、方志、僧傳及今人著述中，抄錄一些相關資料，冀望能找出去年所做實地勘察遺址是否為與玄奘三藏法師有密切關係的紫閣寺遺址，不過答案仍較為保留，只能確定該遺址為「寶林寺」遺址，至於「寶林寺」是否就是「紫閣寺」？如果不是的話，為何歷代有關陝西、長安(今西安)、鄠縣(今戶縣)的地方志書均未有紫閣寺的記載？遺址旁小崗上「敬德塔」的地宮是否就是當年興教寺僧將玄奘三藏法師安奉之所？因文獻所留線索過少，尚待有心人士繼續對紫閣峪做全面性的調查，看看是否仍有寺、塔遺蹟尚未被發現。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王亞榮所長以電子郵件告知，陝西在入秋後大雨不斷，山洪爆發，沖出了寺院遺址，陝西社會科學院宗教所與戶縣人民政府決定在十一月四日至七日召開「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共赴紫閣峪勘察寺院遺址，並到敬德塔瞭解。筆者有幸得到學校支持，與中華佛學研究所蔡伯郎教授全程參與，會中除提供個人意見外，也聆聽與會學者專家的發言，其中以吳言生、李利安兩位教授的意見，對本論文的寫作起了「補強」的作用，在此致謝。

本文即將歷代文獻與實地勘察資料彙整，以歷代紫閣詩為經，他史料記載與實地勘察資料為緯，鉤勒出紫閣寺的梗概，期望能為日後紫閣峪全面調查提供線索與證據，減少摸索與猜測情形，同時也為玄奘三藏法師相關聖蹟留下一些記錄。

## 貳、唐代的紫閣詩與紫閣寺

終南山，亦稱南山，古名太一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為秦嶺主峰之一，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南方。由於終南高聳，景色絕美，距離唐代長安城又近，所以吸引許多佛道修行人士前往清修、隱居，寺廟岩窟、山林水澗都可成為宗教道場；亦有許多士子利用山上現有寺廟習業，與義學僧侶問學、切磋，學有所成則下山應試，<sup>3</sup>或以隱居為成名資糧，終南捷徑為士子入仕開闢另一途徑，無論是真隱、假隱，終南山是當時士人所嚮往的好去處。

雖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但偷得浮生半日閒，尋求好山好水，前往攬勝采風或踏青遠足的心理，確不分僧俗。紫閣山為終南名山之一，位於鄠縣(今戶縣)

<sup>2</sup> 今年三月《海潮音》月刊第84卷第3期，轉錄大陸新華社報導，謂大陸西安灞橋區政協文史委，經過三年的考古調查，發現玄奘當年下榻白鹿原塔墓，即在西安的「雲經寺」。筆者閱讀後在四月四日向王亞榮所長索取詳細資料，王所長回覆內容為：「關於玄奘的新聞，許多是新聞界的炒作。包括和仁兄去過的紫閣峪，上星期竟然《華商報》報導我和仁兄已經「肯定」玄奘的遺骨是在那裡。我已首先告訴佛教界，特別是興教寺，此事純屬以訛傳訛，免生誤會。」

<sup>3</sup> 參見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80年5月，頁307—308。

東南二十多公里，海拔 2,150 公尺，<sup>4</sup>其山谷稱「紫閣峪」，有一小溪流過，兩旁石壁挺拔，有灌木雜草點綴生長其上，山高谷深、瀑布伏流沿途可見，實為旅遊之好去處。在唐代，曾到過紫閣山並以詩讚譽者就有李白、杜甫、韋應物、岑參、賈島、無可、張籍、白居易、朱慶餘、杜牧、邵謁、姚合、賈休、鮑溶、顧非熊、張籍、李郢、李義山、許渾、鄭谷、趙嘏、曹松、李中、張蠙、韓偓、尚顏、馬載、齊己等人，由於這些有名詩人的佳作，致紫閣山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名山，也是士人踏青攬勝的最好去處。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君子有所思行<sup>5</sup> 唐·李白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  
萬井驚畫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  
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絕；廐馬散南山，軍容威絕域。  
伊臬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老還逼。  
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曾西飛匿。  
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

此詩為李白在天寶三年(744)所作，<sup>6</sup>為作者攀登紫閣山眺望長安後有感而作，此詩不但是歷代紫閣詩中目前所知之最早者，同時因前二句言「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的佳句，成為紫閣十景中「紫閣青冥」的來源。<sup>7</sup>此外，李白尚有〈望終南寄紫閣隱者〉詩一首，<sup>8</sup>為李白寓居長安，思念隱居紫閣山之友人，其文為：「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托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栖絕巘。」

與李白齊名的詩聖杜甫，也曾與友人遊終南經紫閣附近的漢陂，寫下〈漢陂行〉與〈漢陂西南臺〉二首詩，在〈漢陂西南臺〉中留下「顛倒白閣影，嶠峯增光輝」之句，並在白閣下自註曰：「紫閣、黃閣、白閣，三峰相去不甚遠。」<sup>9</sup>與杜甫詩句性質相同的為邵謁，其〈紫閣峰〉詩為寫景之作：「壯國山河倚空碧，迴拔烟霞侵太白；綠崖下視千萬尋，青天只據白餘尺。」<sup>10</sup>短短數語紫閣山高聳入雲霄，孤崖絕壁、氣象萬千的氣勢在詩人筆下，展現與眾不同的風華。

明代繼曹洞壽昌法脈之覺浪禪師言：

<sup>4</sup> 紫閣之名的來源，畢沅，《關中勝蹟圖志》謂：「旭日射之燦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卷二，四庫全書珍本十集，商務印書館，頁 21。)

<sup>5</sup> 李白，〈君子有所思〉，《全唐文》，卷 164，台北，宏業書局，民國 71 年，頁 1698。

<sup>6</sup> 此詩時間斷代參見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2002 年 7 月 30 日，未刊稿，頁 11。

<sup>7</sup> 紫閣十景為：紫閣青冥、張良洞、蒼龍砭、萬花山、敬德塔、寶林寺、二郎插劍、神仙潭、蟒頭觀燈、井潭。時人有〈紫閣十景〉詩敘述之，其文為：「紫閣青冥香靄瑞，張良洞前景無限；飲馬池旁蒼龍砭，萬花山頂覽秦川；群山環抱敬德塔，寶林寺遺湧鉢泉；二郎插劍懸崖邊，神仙潭水降人間；蟒頭觀燈似星盤，井潭沒底通高冠。」

<sup>8</sup> 李白，〈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全唐文》，卷 172，頁 1767。

<sup>9</sup> 杜甫，〈漢陂西南臺〉，《全唐文》，卷 216，頁 2262。

<sup>10</sup> 邵謁，〈紫閣峰〉，《全唐文》，卷 605，頁 6998。

世語「天下名山僧占多」，非僧占也，世人自有所繫，不能到耳。即今五嶽群巒，窮海絕島，不是龍蛇之所蟄，即是鬼怪之所棲；不為逃亡之所依，即為奸盜之所伏。自非離塵拔俗，不求聲色貨利之人，忘形死心，弗戀恩愛名位之士，安能孤蹤隻影，入無烟火之鄉；涉險躋危，造不耕織之地乎？或於此縛茅就樹，草依木食以窮年，或倚(?)石為巢，火種刀耕而畢世。<sup>11</sup>

覺浪禪師認為俗人因受聲色貨利或恩愛名位所繫，以致不能久住山林，反之僧人則可離塵拔俗，孤蹤隻影，入無烟火之鄉，故能占有名山。事實上在唐代紫閣詩中，亦可見部分俗人隱居其中，如李白的〈望終南寄紫閣隱者〉中所思念的隱者就是一例，其他如張籍、韋應物均有相關詩作，張籍的作品如下：

懷紫閣隱者<sup>12</sup> 張籍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  
野鹿半茅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經心。

韋應物曾在代宗大曆十四年(778)任鄆縣縣令，「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治以清淨為詩。」<sup>13</sup>他的詩則提到另一隱居修道者，在紫閣山居住並合仙藥，其文如下：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啟<sup>14</sup>  
碧澗蒼松五粒稀，侵雲采去露沾衣；夜啟群仙合靈藥，朝思俗侶寄將歸。  
道場齋戒今初服，人事葷羶已覺非；一望嵐峰拜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

紫閣山有僧人修行，最早記載見於唐道宣之《續高僧傳·習禪》，敘述沙門法藏在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至宣帝大象二年(580)間，投身於紫蓋山(紫閣山原名)，「藏只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sup>15</sup>「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依以百衲，飧以求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填志。」因隱居終南山偏僻之地，致周武法難時法藏未因此還俗。<sup>15</sup>依此記載得知法藏在紫蓋山的修行場所極為簡陋，其獨立禪房極有可能僅利用天然石窟。<sup>16</sup>其後道宣律師於唐高祖武德年間，《宋高僧傳》謂：「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

<sup>11</sup> 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二十四，收入《嘉興大藏經》，第34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6年，頁17。

<sup>12</sup> 張籍，〈懷紫閣隱者〉，《文苑英華》，卷332，台北，大化書局，民國74年，頁530。

<sup>13</sup> 不著撰者，《鄆縣鄉土志》，卷上，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8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6年，頁2。

<sup>14</sup> 韋應物，〈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啟〉，《全唐詩》，卷187，頁1910。

<sup>15</sup>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九，〈唐終南山紫蓋山沙門釋法藏傳五〉，大正藏第五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2年，頁580—581。

<sup>16</sup> 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13。

尺餘，其泉迸湧，時號為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芬芳奇草蔓延。」<sup>17</sup>依西安市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的實地調查，認為紫峪河流經寶林寺遺址旁，從敬德塔下變成地下伏流，從祖師洞下又復出，因此認定白泉寺即寶林寺及紫閣寺的原名。<sup>18</sup>從《宋高僧傳》記載猛獸馴伏、名華奇草等得知當時白泉寺地處荒野，規模不致於太大。

紫閣山建立較具規模的寺院，始於唐太宗時的敕建寺院，此寺院的名稱，歷代方志均稱為「寶林寺」，如《陝西通志》謂：「寶林寺：在縣南五十里紫閣峪，唐太宗敕建，尉遲恭監修，寶塔高五丈餘，內有湧鉢泉。」<sup>19</sup>民國二十二年重修《鄠縣縣志》謂：「寶林寺：在紫閣峪內紫閣山，唐太宗敕建，尉遲恭監修。內有寶塔，高五丈餘，俗名敬德塔。旁有泉約『湧鉢』，相傳某祖師遺其鉢於四川，至此建寺鉢忽湧出為泉云，今圯。」<sup>20</sup>寶林寺或許是將白泉寺加以擴建，由於監修者尉遲敬德(恭)之姪窺基依止玄奘三藏法師，受玄奘法相唯識之學，致現代學者認為唐末玄奘遺骸被興教寺僧護攜至終南山時，寶林寺旁的敬德塔就是玄奘遺骸安奉之處。

官方修建寶林寺，促使紫閣山各寺院成為許多高僧的潛修之地，如飛錫、<sup>21</sup>楚金，<sup>22</sup>以及新羅僧人無名(慧昭)等，其中無名(慧昭)結識詩人姚合、顧非熊等，留下相關詩作，茲錄如下：

寄紫閣無名陀頭<sup>23</sup> 唐·姚合

峭行得如如，誰分聖與愚；不眠知夢妄，無號免人呼。  
山海禪皆遍，華夷佛豈殊；何因接師話，清淨在斯須。

寄紫閣無名新羅陀頭僧<sup>24</sup> 唐·顧非熊

棕床已自檠，野宿更何營；大海誰同過，空山虎共行。  
身心相外盡，鬢髮定中生；紫閣人來禮，無名便是名。

唐代另一與佛教有密切關係的詩人賈島，留下二首與紫閣山有關的詩作，其文為：

<sup>17</sup> 贊寧，《宋高僧傳》，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沙門道宣傳〉，大正藏第五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2 年，頁 790。

<sup>18</sup> 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 14。

<sup>19</sup> 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二十八，《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552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7。相同記載亦見時代稍早的《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四》，台北，文星書店影本，頁 1066。

<sup>20</sup> 趙葆真修、段世光等纂，《鄠縣志》，卷二，〈祠廟〉，台北，成文出版公司據民國二十二年鉛本影印出版。

按：筆者懷疑寶林寺並非唐太宗敕建時的名稱，日後將另行撰文考證。

<sup>21</sup> 飛錫於玄宗天寶初遊於京闕，多止於終南紫閣峰草堂寺，事蹟見贊寧，《宋高僧傳》卷三，〈唐大聖千福寺釋飛錫傳〉，頁 721。

<sup>22</sup> 楚金與飛錫為法侶，亦多止於終南紫閣峰草堂寺。

<sup>23</sup> 姚合，〈寄紫閣無名頭陀〉，《全唐詩》，卷 497，頁 5639。

<sup>24</sup> 顧非熊，〈寄紫閣無名新羅陀頭僧〉，《全唐詩》，卷 509，頁 5787。

長孫霞李溟自紫閣白閣二峰見訪<sup>25</sup> 唐·賈島  
寂寞吾廬貧，同來二閣人；所論唯野事，招我住雲鄰。  
古寺期秋宿，平林散早春；漱洗今已矣，巢許豈堯臣。

懷紫閣隱者<sup>26</sup> 唐·賈島  
寂寥思隱者，孤獨坐秋霖；梨栗猿喜熟，雲山僧說深。  
寄書應不到，結伴擬同尋；廢寢方終夕，迢迢紫閣心。

晚唐詩人李郢、李商隱亦與紫閣僧「澈上人」相往還並留下詩作：

長安夜訪澈上人<sup>27</sup> 唐·李益  
關西木落夜霜凝，烏帽柔尋紫閣僧；松迴月光先照鶴，寺寒溝水忽生冰。  
錚錚曉漏喧秦禁，漠漠秋煙起漢陵；聞說天台舊禪處，石房獨有一龕燈。

五月六日(一作十五)夜憶往歲秋與澈師同宿<sup>28</sup>  
紫閣相逢處，丹巖議宿時；墮蟬翻敗夜，棲鳥定寒枝。  
萬里漂流遠，三年問訊遲；炎方憶初地，頻夢碧琉璃。

在李郢的詩中已有「紫閣僧」之稱，若配合其他詩人如張蠙「紫閣院」(見下節〈提紫閣院〉)、及其他詩作中的「紫閣山」、「紫閣峰」、「紫閣寺」(如鮑溶〈秋夜懷紫閣寺僧〉<sup>29</sup>)等名詞，吳言生教授認為透露出以下訊息：

- 一、紫閣寺之名從唐代開始就有其名，…早在唐代的時候，就有澈上人、廣宣大師、元上人等在紫閣山或紫閣寺、紫閣院弘法。
- 二、紫閣山、紫閣寺，因為有濃郁的佛教文化內涵，從而成為文人、士大夫魂牽夢繞的精神故鄉，成為拂之即來、揮之不去的情結。

終南近長安，有高山林澗之美，又無車馬喧嘩之聲，吸引無數真隱、假隱者前往居住，賈島這兩首詩，反應許多隱者似乎無法與世隔絕，各種人情應酬仍不可免，是故家住終南者下山訪友，家住平地者上山尋人。詩中古寺、山僧入列，說明在晚唐時期紫閣、白閣二山均有佛寺與僧人說法。

<sup>25</sup> 賈島，〈長孫霞李溟自紫閣白閣二峰見訪〉，《全唐詩》，卷 573，頁 6663。

<sup>26</sup> 賈島，〈懷紫閣隱者〉，《全唐詩》，卷 572，頁 6638。

<sup>27</sup> 李郢，〈長安夜訪澈上人〉，《全唐詩》，卷 590，頁 6853。

<sup>28</sup> 李商隱，〈五月六日(一作十五)夜憶往歲與澈上人同宿〉，卷 541，頁 6248。

<sup>29</sup> 鮑溶〈秋夜懷紫閣寺僧〉一作〈秋夜懷紫閣隱者〉，吳言生教授認為這是「紫閣寺」之名首次出現。(佛學研究網頁：[www.guoxue.com/fxyi/txt.asp?id=1032](http://www.guoxue.com/fxyi/txt.asp?id=1032))〔2004/3/12 進入〕

### 參、玄奘遺骸遷葬紫閣寺及可政攜至金陵始末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下敕毀佛，次年(846)武宗因服食丹藥身亡，皇叔宣宗即位後，即恢復佛教運作，然為時已晚，許多寺院被毀，宗派論典被焚，造成中國佛教不可磨滅的災難，唐代政局亦步入衰弱時期。僖昭之世，民亂紛起，軍閥對峙，關中成為人間煉獄，許多士家大族紛紛避寇於終南山中，《賈氏談錄》謂：

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洊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相比。」<sup>30</sup>

唐末戰火是否如《賈氏談錄》所說，未波及到終南山及山下諸縣，如盩至、鄠縣、長安、藍田各地，是相當可懷疑的。事實上，受到戰亂的影響，紫閣山寺院多荒廢，這種情形反應在張蠙的詩中，其文如下：

題紫閣院<sup>31</sup> 張蠙

上方人海外，苔徑上千層。洞壑有靈藥，房廊無老僧。古巖雕素像，喬木挂寒燈。每到思修隱，將回苦不能。

張蠙為昭宗乾寧二年(895)進士，其所寫紫閣院的破敗景象，應與時代戰亂有關。唯詩中所寫的「紫閣院」，是否為「紫閣寺」，抑或在紫閣山的某一寺院仍有待考察。

在唐末諸亂事中影響最深遠者為黃巢之亂，僖宗廣明元年(880)白鹿原上的興教寺受到兵燹之創，玄奘三藏法師塔墓被發掘，<sup>32</sup>寺僧護攜法師遺骸至終南山紫閣寺安葬。此段史實僅見於與南京相關的志書，如《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志》、《金陵梵剎志》等，茲將相關記載抄錄如下：

(一)《景定建康志》：

天禧寺即古長干寺，在城南門外。…白塔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遍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988)得于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呼為白塔，事具塔記。<sup>33</sup>

(二)《至大金陵志》：

天禧寺即古干寺，在府城西門外，宋天禧二年改金額。…白塔在寺東，即

<sup>30</sup> 張洎，《賈氏談錄》，《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第103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sup>31</sup> 張蠙，〈題紫閣院〉，《全唐詩》，卷702，頁8074。

<sup>32</sup> 黃巢之亂時諸盜發掘玄奘塔墓的目的應為覬覦豐富的陪葬品。參見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23—24。

<sup>33</sup>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頁11。



葬唐三藏大遍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988)得于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乎為白塔，事具塔記。<sup>34</sup>

### (三) 《金陵梵剎志》：

禪堂後有唐玄奘石塔，即藏髮爪處。

三藏塔：石塔，唐時建在寺內左，(筆者案：此句有誤)宋天禧寺僧可政往陝西紫閣寺，得三藏頂骨歸塔於此。<sup>35</sup>

玄奘三藏法師遺骸從唐僖宗廣明元年(880)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在終南山紫閣寺安葬 108 年，在這段頗為漫長的歲月中，陝西當地文史資料未見相關記載，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或許唐末的遷葬是避免戰事波及，以及各種不必要的騷擾，故以極為低調的方式處理，甚至是密而不宣與不見諸文字，<sup>36</sup>與玄奘三藏法師圓寂時的安葬白鹿原與改葬樊川北原時的熱鬧隆重不同，唐朝滅亡後，歷經五代的戰亂，人們或許忘記了此事。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金陵長干寺僧人演化大師可政至終南山，見紫閣寺寺額塔傾，無意中發現玄奘三藏法師遺體舍利，於是親自背負頂骨，迎請到金陵長干寺供奉。

可政將玄奘頂骨舍利迎請到金陵供奉，雖《景定建康志》等志書有記載，但明清時期對此事存疑者亦有之，如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清代甘熙《白下瑣言》，近人朱楔《金陵古蹟圖考》、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志》，或疑所藏為鳩摩羅什骨、或疑所藏係頂骨或髮爪、或對此記載不置可否。<sup>37</sup>若非民國三十一年玄奘舍利在南京出土，則其靈骨南遷及在經兵燹之後之歸壑，將成歷史懸案。<sup>38</sup>

## 肆、宋代及其以後的紫閣詩與紫閣寺

五代以降，王氣東移，長安不復昔日首都地位，隋唐長安城經唐末朱溫(全忠)在昭宗天復四年(904)拆毀宮室、官廡、民宅等後，已成一片廢墟，後來雖有五代時的韓建重建，但面積已大為縮小。北宋時以開封為國都，長安仍為一片蕭條，已無往日之生機，今讀張禮《遊城南記》謂：「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舊

<sup>34</sup>張鉉，《至大金陵志》，卷十一下，《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頁 6。

<sup>35</sup>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中國佛寺志彙刊》，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頁 1、3。

<sup>36</sup>參見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 25。

<sup>37</sup>參見方豪，〈關於玄奘的事蹟和頭骨〉，《方豪六十自定稿》，作者自印，民國 58 年，頁 2137—2138；曾悟生編，《紀念玄奘大師靈骨歸國奉安專輯》，雲林，台興出版社，民國 46 年，頁 13。

<sup>38</sup>玄奘頂骨舍利出土後，大部分學者專家對是否為玄奘靈骨未起懷疑，但亦有少數人士持懷疑態度，如陳景富認為玄奘遺體至今仍保留在興教寺中，可政在終南山所得者可能為窺基的靈骨，因紫閣寺由尉遲敬德監修，窺基又是尉遲敬德的姪子，有尉遲氏家廟的意味，在窺基靈骨遷葬興教寺玄奘塔墓旁時，可能族人利用此一機緣，將部分遺骸分骨到紫閣寺供奉。

([www.npcnews.org/big.5/paper88/73/class008800008/hwz49380.htm](http://www.npcnews.org/big.5/paper88/73/class008800008/hwz49380.htm)) [92/04/10 進入]

蹟淹沒無所考求，豈勝遺恨哉。」<sup>39</sup>可窺其實。

前段述及宋太宗端拱元年(988)金陵僧可政至長安終南山紫閣寺，見紫閣寺寺額塔傾，無意中發現玄奘三藏法師遺體舍利，於是親自背負頂骨至南京供奉。可政為何到終南山，為訪友、傳法、路過、旅遊(含巡訪勝蹟)?史無明文，不得而知，若要強加推測，則以旅遊可能性最大，因宋初長安地位大不如昔，在張禮《遊城南記》中到處可見荒蕪寺院，關中似乎不是適合弘法地方；既然紫閣寺寺額塔傾，相信這在所有紫閣山的寺院中均遭遇相同處境，友人常住紫閣山可能性已大為降低，否則友人可維護塔寺，不讓傾頹事情發生；如果是路過，因紫閣峪非南北往來交通要道，除非有意，否則行人不會選擇此路線。所以最有可能的動機是旅遊，在旅遊途中無意中發現玄奘三藏法師靈骨，不忍見一代宗師遺骸暴露，於是決定將頂骨攜回供奉，再將其餘遺骸加以改葬。<sup>40</sup>也由於紫閣寺寺額塔傾，乏人管理，所以得以完成拆分靈骨攜回供奉，否則驚動寺僧，大費周章外還不一定可如願。<sup>41</sup>

紫閣山在五代至宋初，有極長一段時間受限於政治動亂而沒落，寺塔乏人管理以致寺額塔傾，士庶亦少到此一遊，但隨著宋代政權的穩定，這一現象逐漸改善，文人墨客等以紫閣為旅遊踏青的好去處，與可政時代情形大不相同。

民國九十二年筆者到終南山紫閣峪實地勘察，發現除沿途三十餘處摩崖石刻外，這些摩崖石刻大多為北宋時所刻，時間大致從仁宗天聖二年(1024)至徽宗政和六年(1116)。<sup>42</sup>此外，尚有一石壁，上刻「迂叟來」三字，當時陪同前來的戶縣圖書館館長劉高明先生表示，北宋名臣司馬光號「迂叟」，此石刻極有可能係司馬光遊紫閣時所留。<sup>43</sup>摩崖石刻與司馬光的題字，代表了雖然長安不是首都，但風景絕佳的人間仙境仍然廣受士庶的熱愛與歡迎，他們利用公餘或閒暇之際，前往紫閣山賞景踏青。

在宋代文人所留下的詩作中，再《全宋詩》中可找到五十首與紫閣山相關詩作，茲將其中數首以寫景及感懷為主，與前述摩崖石刻熱衷題字及不相稱者抄錄於下：

宿紫閣<sup>44</sup> 宋·李駒

石磴溪橋傍翠巒，分明深入畫圖間。遠饒禪剎疑無景，迥出群峰別有山。

<sup>39</sup> 張禮，《遊城南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96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6年，頁7。

<sup>40</sup> 在2003年11月5日「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李利安教授發言，認為當年「興教寺」僧將玄奘遺骸護攜到「紫閣寺」，以及可政將玄奘遺骸從「紫閣寺」帶到金陵「長干寺」，在本質上均是分供而非遷供。

<sup>41</sup> 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提及王仲德的文章有謂「宋時為避西夏亂，可政攜玄奘頂骨至南京。」(頁28)因未見王文，不明瞭資料來源，無法評論。

<sup>42</sup> 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17。

<sup>43</sup> 回台後筆者曾在網站看到發自新華社的消息，指大陸文物調查人員在2002年8月29日發現司馬光親名題「迂叟來」之石壁，此日為筆者離開紫閣山後第八天。

<sup>44</sup> 李駒及章惇的三首詩均轉引自王仲德，《玄奘圓寂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58、159。

微雨欲來雲影亂，輕風不斷鳥聲閑。嵐光可是清人骨，更待中宵一夢還。

紫閣晚望 宋·李駒

小雨初回作春寒，斷崖壁立夕陽間。一襟清興無人語，旋拂禪床臥看山。

游紫閣山<sup>45</sup> 宋·程顥

仙掌遠相招，縈紆渡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程明道先生高冠潭詩<sup>46</sup> 宋·程顥

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點紅。

紫閣山 宋·章惇

我生山水鄉，習得山中樂。每觀唐人詩，夢寐思紫閣。  
欲為秦山行，常苦道路邈。君言舊曾游，使我心踴躍。  
我今既西來，二子滯天角。雲山空在眼，詩酒乖侑酢。  
誰題壁間詩，歲久墨色薄。人生定能幾，當此感離索。  
積靄浮青虛，落日滿岩壑。驪龍儼將駕，顧我獨淹泊。

在上引北宋的五首紫閣詩中，李駒在〈宿紫閣〉「遠饒禪刹疑無景，迥出群峰別有山。」後曾自註云：「南山諸寺為紫閣為冠，仙掌數尖特在群峰之上。」<sup>47</sup>據此，在北宋時確有寺院名「紫閣」且規模在紫閣山中為最大。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顥嘗任鄆縣主簿，至五年(1060)時偕友人同游鄆縣諸山，撰〈游鄆山詩〉十二首並序。<sup>48</sup>《鄆縣金石志》謂：「其南山白雲，紫閣高冠，谷長嘯岩凌霄峰，皆嘗遍覽，題詠遺刻，往往猶在。」<sup>49</sup>程顥在紫閣山、高冠潭一帶的題詠遺刻，若有系統勘察，應有令人驚喜的發現。在前段所引的二首詩，雖以寫景為主，但也興起政局紛擾，不如歸去之慨，故有「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之句。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紫閣山僧重修敬德塔，此塔在1987年維修時，發現在第五層塔龕裡有一小石碑，其文為：「紫閣山主貴師伯，寺主大師崇敬，小塔主得用，舍塔上鈴人阿周、薛青，本院主官王慶，東京鞋人曹佯、木作都科劉順、本縣修塔都科楊升、塔下莊功德人鄭明，元祐七年八月十五日起塔。」從其碑文中得知此塔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由僧俗等人從原五層塔改為七層塔。<sup>50</sup>

<sup>45</sup>程顥，〈明道文集〉，收入《二程全書》，卷一，「四部備要」子部，中華書局，頁2。

<sup>46</sup>段世光纂，《鄆縣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5年7月，頁31。

<sup>47</sup>參見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12。

<sup>48</sup>程顥，〈明道文集〉，收入《二程全書》，卷一，頁1-3。

<sup>49</sup>王鏊，〈明道先生祠碑記〉，收入《鄆縣金石志》，頁17。

<sup>50</sup>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頁27。

李駒、程顥遊紫閣山時，敬德塔尚未重修，哲宗元祐年間，章惇為相，實施黨禁，將司馬光等舊黨人士列為「元祐黨人」，或許他在寫〈紫閣山〉是在敬德塔重修前後，廢塔或新塔尚不足以吸引其注意，故詩作中未提及。

明清兩代的紫閣山，對當地士人或在當地任官者而言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其作品在清代及民國修《鄂縣志》及《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中記載頗多，其中最有名者，當推明代的王九思及清代的傅龍標。王九思為明嘉靖《鄂縣志》<sup>51</sup>的撰者，傅龍標則曾任鄂縣縣令。除此二人外，曾以紫閣山或紫閣寺院入詩的作者，明代的有康海、王九皋、王九峰、<sup>52</sup>熊子修、韓期維、薛昌朝；在清代尚有王心敬、長松居士、蘭谷等。

明清諸家所作的紫閣詩，寫景、感懷、寄寓、應酬等俱全，並以禪院、山僧等入詩，有許多雋永佳句，茲錄數首以供鑑賞：<sup>53</sup>

望鄠 明·康海

客謝灋橋道，逶迤紫閣陰。雲霞餘夕照，花柳暗春林。  
燈火城中出，星河望裡沉。不知王逸少，何處賞偏深。

康海為陝西武功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狀元，歷任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等職，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宦官劉瑾被誅後受牽連而免職，回歸鄉里，以山水聲伎自娛。<sup>54</sup>〈望鄠〉詩中所寫的「灋橋」係架在灋河上，紫閣峪水流入灋河後再至長安縣入渭河，在登山口不遠處有「大圓寺」，該寺視野極佳，可眺見鄠(戶)縣縣城。本詩作者眺望鄠城之處，當離「大圓寺」不遠。

上紫閣不至而返 明·王九思

谷口到山中，十里未為寫。我昔十年前，頗聞山僧道。  
山形類紫閣，多因曉霞燒。三閣互對時，縈紆有領要。  
歲近我思登，山僧近相約。老至筋力衰，蹉跎竟未到。  
茲者公等游，也貽山靈笑。何由致絕頂，凌空縱遐眺。

南山行寄熊子修 明·王九思

我病一月不出戶，雲夢先生過相訪。殷勤兩度入我室，我聞談笑覺清爽。  
興來攜客南山游，陰翳經旬忽開朗。老天有意山靈喜，蒼翠排空待吟賞。  
草堂寺中參古塔，紫閣峰前眺仙掌。陸海混茫萬餘里，瀑布飛來幾千丈。  
先生興狂渾欲飛，醉捻彩筆掃翠微。瑤草瓊葩盡收拾，奚囊背得南山歸。

---

按：本文斷句與上引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不同。

<sup>51</sup> 王九思撰的嘉靖《鄂縣志》，似乎未完成，神宗萬歷年間王九皋繼修之，現均未傳。

<sup>52</sup> 王九皋、王九峰均為王九思之弟。

<sup>53</sup> 以下各首詩，如未特別交待來源者，均轉引自王仲德，《玄奘圓寂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61—169。

<sup>54</sup>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第一冊，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346。

遺卻兩枝在茅屋，琅玕五色眩人目。世人不識雲夢仙，燕雀紛紛逐鴻鵠。  
吁嗟乎！

天鳳一朝鴻鵠起，燕雀紛紛亦徒耳！

王九思為鄆縣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其文以復古為號召，力矯「閣臺體」之弊，與李夢陽、何景明、康海、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等人並列為「前七子」，<sup>55</sup>其作有《漢陂集》、《續集》、《碧山樂府》等，除詩作外，另撰有〈遊終南山記〉<sup>56</sup>一文，時間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1520)三月，他常與朋友攀登紫閣山，在〈遊終南山記〉中曾提及：「(圭峰禪師塔)其西南入峪數里為紫閣峰，有瀑布，景色其絕。」其風景及瀑布，筆者去年均目睹，可謂不虛言。在〈南山行寄熊子修〉詩中所言「草堂寺中參古塔」中的草堂寺，在《宋高僧傳》中記載，唐代飛錫、楚金都是在終南山草堂寺修行，與鄆縣圭峰山下草堂寺不同，但終南山草堂寺在唐末時已殘破不堪，日後是否有重修，不得而知，故此詩所言草堂寺究竟在何處，亦有待進一步研究。

#### 憶游紫閣諸峰 明·王九峰

東林日初出，光照岩石上。秀色絢霞彩，蒼翠互搖蕩。  
春明意亦愜，駕言陟東垞。時從群彥游，徑狹屢扶杖。  
古寺藏山坳，鐘聲發青嶂。綠竹生滿澗，流泉激情壯。  
野花布松下，詎能盡其狀。山僧燒笋至，香粳貯盆盎。  
歷險心愈便，探奇懷始暢。崔巍見樓閣，遠近列屏障。  
中有仙人居，風雲渺飛揚。役役燕趙間，回首遙顧望。  
安得重躋游，一醉春缸釀。

王九峰為王九思之弟，以進士出身授御史之職，巡視居庸關，所在有聲譽，其後任金華知府。<sup>57</sup>在其詩中所題「古寺藏山坳，鐘聲發青嶂。」不知這所寺院的名稱，否則將是後人考察紫閣寺的重要線索。另從「山僧燒笋至」句得知，這所寺院仍有僧人住持，並未荒廢。明代的紫閣詩，大部分為當地士人所作，以寫景為主，雖然現代大陸出版品，頗多認為他們的著作以華麗詞藻堆飾，<sup>58</sup>但在對紫閣山及紫閣寺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這些資料是相當寶貴的，如薛昌期的〈紫閣山〉就是如此，其文如下：

#### 紫閣山 明·薛昌朝

閣下寒溪漲碧瀾，閣前蒼翠數峰環。危梯續磴空林外，細草分泉落石間。

<sup>55</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4，頁 851。(原作《中國文學發展史》)

<sup>56</sup> 王九思，〈遊終南山記〉，《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第六十五卷「終南山部」第二十三冊，頁 660。

<sup>57</sup> 不著撰者，《鄆縣鄉土志》，卷中，頁 3。

<sup>58</sup> 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康海」、「王九思」條。

好鳥啁啾聲喚客，亂雲開合巧藏山。獨來應為禪僧笑，少有人能伴我閑。

在清代紫閣山的魅力依然，吸引大披文人雅士、騷人墨客前往，同時也留下許多佳句，讓後人在臥讀之餘，仍可興起一窺究竟之念頭，資舉曾任鄂縣縣令傅標龍的詩作為例：

紫閣禪房漫興 清·傅龍標

時時溪繞寺，在在樹連天。終南雲萬疊，盡在石樓前。  
奇樹多難識，珍禽不辨名。幽花與異草，隨意階前榮。  
紺殿依松岑，清溪傍竹林。禪房客到少，應為白雲深。  
碧竹高而翠，清溪曲且幽。堂前老木槿，朝暮自開收。  
新月如秋月，蒼松似畫松。為憐松月好，坐嘯碧雲峰。  
高閣臨谷口，清風盡日涼。北窗不待臥，然後到羲皇。  
山靜暑無侵，炎氛驅已深。清冷檐下水，況復沁人心。  
雨霽山光新，秋清更少塵。夜來松際月，一倍最親人。  
朗月為我照，松風為我吟。風清清我骨，月朗朗我心。  
檐前竹碧翠，階下水清淵。青山處處好，坐對每忘言。  
出塵山中想，今來心乃慰。不用急還家，此間有別味。  
已向山中老，獨思老此山。不知殘歲月，造物肯容閑？

紫閣禪院 清·傅龍標

奇峰直入雲際，紺殿盡依峰巒。廊外流渠走水，階前翠柏蒼杉。  
溪邊綠竹偏碧，松下秋風倍清。岵嶺翠嶺雲臥，嘹唳澄潭鶴鳴。  
深谷應聲若響，秋林寒露如冬。雨後紫峰偏艷，雪中紅葉倍濃。  
峰嶺哉山之貌，清幽者寺之容。石室常無客到，山門時有雲封。  
下界村庄歷歷，上方殿閣迢迢。每登石樓遠望，恍如身置雲霄。  
福地山溪偏別，仙源風物不群。竹林時鳴異鳥，峰頭每見卿雲。

傅龍標曾任鄂縣縣令，對紫閣山情有獨鐘，在歷代紫閣詩中諸詩家中作品居冠，有九首之多，且多是長詩，最長者達四十八句，<sup>59</sup>可說與紫閣有知心之交。在他的詩作中，展現出紫閣的萬種風情，無論何種季節、何種氣候，朝暉夕陰，或流霞映山谷、或月照古寺寒，紫閣的高峻潔豔，秀美迷人的風貌，均與人無可言說的雋永品味。在另一大儒兼詩人王心敬的作品中，也提供一些紫閣寺的方位資料，如「紫閣山頭寺，終南第一峰」說明紫閣寺位居紫閣山頭上，而非如王九峰所寫「古寺藏山坳，鐘聲發青嶂」的那座寺院。這對日後紫閣寺遺址的確定或發掘，無疑是一條有用的線索，其詩如下：

<sup>59</sup> 王仲德，《玄奘圓寂後》，頁 30。

紫閣禪院秋夜 清·王心敬  
竹露蕭蕭落，佛火炯炯垂。松稍懸北斗，嶺外炳南箕。  
鵲轉林中樹，雞鳴廊下籬。山人踵息好，穩睡似希夷。

紫閣禪院即事 清·王心敬  
紫閣山頭寺，終南第一峰。千岩輝白日，萬仞入青松。  
精舍凭雲宿，石床任蘚封。逍遙赤松子，幽夢每相從。

夏雨新霽晨過山寺 清·王心敬  
朝霽趁清涼，支筇造上方。山門射旭日，磴道護新篁。  
寂歷雙廊靜，氤氳梵誦長。向心會淨土，不覺到羲皇。  
自得山中意，渾忘山氣寒。有時松下臥，或向嶺頭看。  
猿嘯籬邊樹，鹿鳴窗外巒。由來聞見盡，魑魅任相干。

王心敬字爾耕，學者稱豐川先生，少孤，有寡母守節鞠育之，年二十五，從李二曲學，以後則閉戶探討孔孟之學與孝親教子，足不出戶。年四十後名聞海內，黔閩吳楚撫軍咸卑禮厚幣，延聘擔任講席，但唯隱居求志，不為所動，康熙、雍正間兩次特徵，俱以病辭。<sup>60</sup>其詩當為中、晚年之作，清新脫俗，富有禪味，與前引傅標龍詩相較，少了雕琢斧痕，令人欣喜。

紫閣青冥<sup>61</sup> 吳廷芝  
紫閣鄰霄繡巖業，涇濛混圉古乾坤。遙穿雲幕為綃帳，俯視煙嵐是遠村。  
隱見諸墟成海市，高低群岫侍兒孫。開窗放出凝霞去，始識峰頭特地尊。

吳廷芝為福建舉人，學問淹博，善書法，在縣令任內，留心鄆縣文風，曾創建魁星樓，並重修櫺星門，以石易木，<sup>62</sup>現仍存在。其〈紫閣青冥〉為歌謳紫閣山景，另一首詩為〈高冠瀑布〉之寫景詩，亦多罕字、奇字，茲不錄。

## 伍、陝甘回變與紫閣寺被焚

清代自高宗乾隆以後，國勢陵替，內憂外患頻傳，咸豐十一年(1861)，因英法聯軍而避難到熱河的文宗崩殂，穆宗即位，次年改元同治(1862—1874)，此時的朝廷，在飽受外患之餘，國內尚要應付太平天國之亂、日漸成氣候的捻亂，以及讓朝廷頭痛萬分的陝甘回變等問題。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陝西終南山一帶不安寧，太平天國黨羽、回民相繼為亂，連帶的使得西安南方、終南山一帶寺廟遭到戰事波及而被焚燬。

<sup>60</sup> 不著撰者，《鄆縣鄉土志》，卷中，頁5。

<sup>61</sup> 段世光纂，《鄆縣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頁32。

<sup>62</sup> 不著撰者，《鄆縣鄉土志》，卷上，頁6。

同治元年(1862) 太平天國黨羽郭擺擺，由湖北竄至陝西，<sup>63</sup>「假道南山，其北窺省垣也」<sup>64</sup>，「西安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素觀察納團練民勇，偏設卡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震金鼓，搖旌旗，聲勢甚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者甚多。」<sup>65</sup>由於郭擺擺部隊從湖北遠道而來，故地方以團練方式，堅壁清野戰術對抗，終於被逐到甘肅，保全陝南、終南山各地家園。

同治二年(1863)陝西回民孫思萬，號孫元帥，盤據鄠縣東鄉牛東村一帶，在《鄠縣鄉土志》中對這次的回變有觸目驚心的記載：

二年，陝回內訌，西鳳同乾同時起事，有賊孫思萬者，號孫元帥，盤踞牛東村一帶，逢人即殺，見屋即燒，橫暴幾無人理。東漢赤眉屠長安之慘尚不至是十室九空，事平村堡幾虛無人焉。先是回漢相爭，不過如漳泉大姓之械鬥，未必叛也。西鄉灰渠頭，回民村也，南四操糾合縣之四鄉村民，直搗灰渠頭，俗謂劊窠子，然烏合之眾，人心散渙，回自村中，出眾為之辟易，賊知鄉民無能，執刀亂戮，爭相逃走，死者甚眾，自此鄉民膽怯，見賊如羊之遇狼，只有受死而已。<sup>66</sup>

由於回民居住在鄠縣本地，地方無法用堅壁清野的戰略對抗，加上長期漢回二族在種族與宗教上的衝突，終於演變成大規模的屠殺事件。此後同治三年(1864) 太平天國黨羽又由湖北入陝，出子午谷，陷盩至縣城，清將多隆阿戰死，鄠縣民眾幫清廷運送軍火，甚苦之。同治五年(1866)，西捻張總愚，號小燕王，在灞橋敗蕭軍門之兵，竄至鄠境，南至南山，北至渭河，號四十萬眾，至六年(1867)四月始被驅逐出境。<sup>67</sup>鄠縣在短短的六年之間，遭到兵燹之難數次，人民生命受到威脅，財產不保，可說是人間的煉獄，如同《鄠縣鄉土志》所說：

(同治)元年(1862)至六年(1867)回匪髮逆往來蹂躪不絕，髮則有曹丕時、謝大腳等，回則有馬二元、馬化龍等股，倏忽剽掠，人不及避。又有兩次叛軍駐紮西坡，經彭中軍、提道劉中丞蓉勦撫平之。村舍寺廟，焚燬一空。至今幾四十年，蕭條猶昔，元氣未復，哀哉。<sup>68</sup>

與紫閣寺在同時期被焚燬的另一個玄奘三藏法師勝蹟為興教寺，1991年大陸出版的《中國名寺志典》「陝西興教寺」條記載這訊息，茲抄錄如下：

始建於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 669)，為了遷葬唐高僧玄奘法師之遺骨而

<sup>63</sup>不著撰者，《鄠縣鄉土志》，卷上，頁 10。

<sup>64</sup>毛鳳枝，《陝西南山谷口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96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6 年，頁 32。

<sup>65</sup>毛鳳枝，《陝西南山谷口考》，頁 14。

<sup>66</sup>不著撰者，《鄠縣鄉土志》，卷上，頁 10。

<sup>67</sup>不著撰者，《鄠縣鄉土志》，卷上，頁 10。

<sup>68</sup>不著撰者，《鄠縣鄉土志》，卷上，頁 10。



建。千餘年來寺院香火始終未斷。清同治年間(公元 1862—1874)寺院殿宇全部毀於兵火，僅存玄奘與弟子窺基、圓測等三座塔墓。<sup>69</sup>

興教寺在民國十年時，仍「外無寺院圍牆，內無殿宇僧舍」，後經應禪法師、妙法法師、妙闊法師等人的努力，修葺大殿五楹、寮房十間，民國二十年朱子橋、康寄遙等人的發動重修玄奘、窺基、圓測三塔，並建鍾樓、鼓樓，<sup>70</sup>使興教寺仍屹立在樊川北原中，成為中外人士的旅遊景點，紫閣寺則在被焚之後默默無聞，有待更多的考證、確認，將來或許有重修的一天，也讓大陸河南、陝西「玄奘聖蹟之旅」連線早日成為事實。<sup>71</sup>

## 陸、結論

紫閣山為終南山一支脈，風景秀麗，且近長安城，從北周開始就吸引一些高僧前往修道，有唐一代使此山高僧輩出，法藏、道宣、楚金、飛錫、慧昭均曾在此地修行，此外也吸引許多文人墨客，士庶等人在此隱居或旅遊踏青，據統計唐代詩人中，有李白、杜甫、韋應物、白居易、張籍、姚合、顧非熊、張蠙等詩人十三人寫下與紫閣山或紫閣寺院的詩作，為後人研究提供頗為豐富的資料。

唐末五代的戰亂，紫閣山及相關寺院亦受到波及，原安葬在興教寺的玄奘三藏法師塔墓亦在唐僖宗廣明元年(880)時遭人盜發，寺僧護攜法師遺骸至終南山紫閣寺安葬。一直到宋太宗端拱元年(988)金陵僧可政在終南山紫閣寺，發現玄奘遺骨在寺頽塔傾之中，於是將頂骨舍利帶回南京供養。其後宋代政局逐漸安定，紫閣山有成為文人雅士旅行踏青的最好去處，除部分詩人寫下相關詩作外，大批的摩崖石刻與司馬光的題字，以及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重修敬德塔，均透露出紫閣山恢復往日風采。

明清兩代紫閣山一樣是當地文人及仕宦的最愛，其中明代的王九思，清代的傅龍標為紫閣山及紫閣院留下相當多的詩作，這些詩作使紫閣山的高險秀麗，紫閣禪院的寧謐幽雅深植當地人心，致有稱紫閣為「終南第一山」的情形。

歷代紫閣詩中對於紫閣山寫景著墨相當的多，相對的關於紫閣寺(院)記載則太少，致本文期望透過歷代紫閣詩，探討紫閣寺的發展目標未完成，實為美中不足的地方，有待來日繼續努力。

<sup>69</sup> 王仲奮，《中國名寺志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1，頁 618—619。

<sup>70</sup> 樊耀亭，《長安興教寺》，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11—15。

<sup>71</sup> 「玄奘聖蹟之旅」路線規畫為河南偃師「玄奘故里」(出生地)；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住持、譯經地)；陝北銅川市「玉華寺」(圓寂地)；西安「興教寺」(塔墓所在地)；終南山「紫閣寺」(遺骸播遷地)。